



春臺先生文集

三前稿

早稲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圖書部  
寄第

早稲田大學圖書部  
47

號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16  
1411  
3



門 和 16  
號 卷 3  
1411



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之三

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 輯

堤 有節 仲文

賦

鎌倉賦

涉平蕪以游目兮。覽茲土之芒芒。前余訪夫丘墟兮。道九緯之景行。黍離離以竟畝兮。稊穰穰而芳香。仰鎌子之明智兮。瘞利器於山岡。監百世而宣威兮。嶽靈降其興王。度源氏之峻嶺兮。念乃祖而慨慷。仗鉄

卷之三  
五  
鉞以東征兮。載白旆之央央。雖後嗣之中微兮。迨三世其有光。若乃免誅斬於京畿。竄雄姿於海濱。忍詬辱於旦夕。保七尺之孤身。養爪牙而未試。紛和光而同塵。既而運當百六。昊天革命。烝哉公子。膺籙執競。提三尺於蜚島。率一旅而出令。肇復讎以雪耻。得多士之彥聖。殲寇賊於反掌。翕海內而有定。於是迺眷東顧。爰奠茲都。萬騎素屯。四民是居。函嶺固其西門兮。金澤浸其東隅。濬天池於滄溟兮。表錦屏以爲郭。鶴岡茂其松柏兮。阻龜谷之崎嶇。右巨福之長坂兮。

開四達之通衢。據層巒之陸離兮。相沃野之膏腴。卑宮室以殿邦兮。躬恭儉而良圖。海濱貢其魚鹽兮。兼貨貝與明珠。既創業而垂統兮。偉大勳之可書。及其兇徒殄滅。海內咸寧。百姓按堵。四方來庭。廢懿親而弗畜。棄有功其如遺。範歸死乎都門。經走竄于蝦夷。矧群下之反側。心鞅鞅以危疑。厓三主而二世。惜骨肉之攜離。方平氏之臨朝兮。寔牝雞之晨鳴。何外家而當國兮。議政事其詛盟。奉他人以爲主兮。擁虛噐而居名。徒謙讓之垂裕兮。倅克家之守成。爰季世之

卷之三  
前集卷之三  
二  
驕奢兮。鼎折足其易傾。苟衆畔而親離兮。喪身命於  
天兵。信金湯之叵恃兮。鞠茂草於故城。悲哉。秋日淒  
淒。草木零落。鳥飛歸林。獸走于澤。登丘陵而徙倚兮。  
訪英雄於陳跡。欽叢祠之巋然兮。從九臯之鳴鶴。馳  
道直乎如矢兮。步逍遙其何適。觀海水以興感兮。諦  
盈虛於潮汐。亂曰。秋風披拂百草摧兮。宮闕爲墟山  
陵頽兮。繁華滅熄生蒿萊兮。衣冠粉黛成塵埃兮。遊  
子尋討而竭來兮。悲歌慷慨且徘徊兮。

序

送平野子和往刈谷序

吾黨之工詩者。蓋莫平子和氏若焉。云。子和者。舉人  
也。總角讀書其鄉。即好爲詩。弱冠游學東都。則既善  
爲詩。傲然自高。以爲當今之士。談經論道。抗顏爲人  
師。則吾不知也。至於作詩。吾焉讓彼乎。僻俛宇內以  
無可與言詩者。間或覩人詩。莫不唾而擲之。最後聞  
徂來先生爲古文辭。折節往見之。論及詩也。則有所  
未聞者焉。大愧服。退而不復言詩者數月。悉取漢魏  
而還。至明嘉萬間諸什而讀之。始悟風雅之旨。而覺

其舊作為猶非也。於是盡焚其稿。而更作詩以示先生。先生稱善。乃子和之。今詩也。友人咸擊節歎其才子。今茲刈谷。侯將為韓使。供帳其境。特徵子和掌書記。子和將往。吾黨士相聚曰。子和此行。真壯遊哉。客聞之曰。諸君何言。乃爾。吾聞韓人以詩取士。嘗見其儒臣從使來者。皆敏捷於詩。是以我人畏之。如鬼神。苟欲抗之者。必先期歲餘。閉戶讀書。庀材利器。乃能為之。今子和不然。率爾起。趨爾行。不聞有所備。豫恐一旦臨場技窮也。竊為子和慮。太宰純曰。吁。若客所

謂貴耳賤目者也。不啻不知子和。抑亦不知詩也。夫往歲韓使之泊赤馬也。周南縣次公連日高會。賦詩至成卷。可謂壯矣。子和之才。吾未知其與次公孰愈。然子和狂生也。又助以酒。興至則一斗百篇如涌。不則括囊而已。夫詩之作。必繇興感。則其成亦猶自天之降也。何遲速多寡之較。斯之謂得風雅之旨。乃若勉強為辭。欲以多取勝。不知詩者之事耳。乃至乎全集套語。以文其陋。掣衿露肘。不自知其醜。豈詩人云哉。子和必不為。是所以為子和也。且韓之大。豈無知

詩者乎。韓人而知詩。豈務速與多乎。其何慮之有。客默然。子和臨行乞吾曹一言。遂書此以爲贈。

送朝鮮申著作序

韓人之來聘我也。我人苟操觚者。聞其將至。莫不爲之色動。逮其既至也。所經諸州人士。請謁及以詩倡和者。又莫不稱彼其學士。及二三掌書記者善詩。與其敏捷難當。於戲富哉。韓人之於文藝也。余既見申學士青泉公還。有所識二三書生來訪。則亦皆以詩干韓人。而獲其容接者也。於是與余言。盛稱韓人捷

給。意似自多其與對壘而不取敗者狀。余聽之。頗覺久之。曰。異哉。客之言乎。客曰。何哉。曰。純也不敏。未能言詩。但予好音律。最喜吹笛。用是稍稍與於語樂。請以樂言之。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情欲得其所適。衆之所同也。人得其情所適則喜。喜則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然而喜不可以不飾。樂不可以不節。故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而節樂也。樂非其道。則邪辟淫慝之行作焉。聖人惡其如此。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所以綴淫章德也。是故金石絲竹。

卷之三  
前編卷三  
五  
文苑堂  
樂之器也。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二南雅頌。樂之聲也。五音六律。樂之度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樂之和也。動天地。感鬼神。舞百獸。來鳳凰。樂之應也。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樂之成功也。故先王以之郊。以之社。以之饗賓客。以之合鄉人。是何以能然。和也。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夫禮以樂行。樂以禮成。自王者之迹熄。禮廢樂亡。雅頌響絕。後之人將何由覩先王之世。聲樂之盛。如所云邪。惟自兩漢以降。詩人之作。雖非復三代之舊乎。猶可以接武風人。要歸

雅頌也。則今而可以致天地之和者。唯詩爲然。且書不曰乎。詩言志。故春秋時。朝會燕享賦詩者。率誦雅頌之言而已。今縱不然。豈以多爲尚哉。則亦何取於捷給乎。此特鬪技者比。實傷樂之和。非禮之意也。曰。然則韓人所爲非邪。曰。何必非。彼異邦之客也。主國之人爲之賦。而客不答。殆乎不恭。蓋不得已耳。夫朝聘之禮。先王之制也。吾聞季札辯國風。郊子語官制。未聞以詩相擾。若是之煩。伊誰執其咎。吾恐非我人所以敬客也。雖然。予獲識韓人亦以詩。則既效尤矣。

所願者。予舍此而要韓人於西郊。班荆山水之間。烹  
東海之鮮。酌鴻池之酒。與吾二三兄弟。絲竹詠歌以  
相侑。徜徉乎禮法之外。雖則儼然大邦君子。豈不亦  
少慰客懷乎。於其時。我與韓人。或有所賦。邪。則興之  
所至。纒纒洋洋。蓋未可度已。嗚呼。禮樂之非古也。雖  
有朝聘之事。而鹿鳴不奏。四牡無答。又何以燕樂嘉  
賓之心乎。然而人臣無私交。若我巖穴之士。又焉得  
與私。是為可憾矣。客不對而去。予遂錄此。以為送申  
公序。

送朝鮮姜書記序

夫男子之在世也。固當有四方之事焉。故於其生。桑  
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然而男子之事。  
莫大乎使與將。天下治則使。亂則將。使則專對。將則  
專制。二者皆奉君命以出。而立功於異域者也。其為  
事。雖文武不同。亦各有所尚焉耳。所謂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實有須於全才也。但將  
不常有之事。而使世必有之。是以丈夫之立志也。堅  
卧不起。睥睨當世。高尚其事者已矣。苟少學壯志。一



獲乎上。則宜以時事事四方。豈宜戀戀懷土。長守妻孥之面乎。純之不肖。蓋自結髮。竊抱此志。惟我朝善治百年。固非請纓之時。况身在草莽。仰望青雲。無以自致。欲持節馳傳於邦內。亦且不可得也。尚焉求越海觀光大邦哉。此山林之士。所爲感慨切齒者也。夫自我神祖更始正統。他邦之與我相善者。莫如朝鮮。朝鮮之於我。世一使其大臣來聘。以修舊好。我之待以賓禮。亦不得不重。然而朝鮮人之賓于我也。亡論其能正禮明義。不辱君命。乃其於詩。摘藻敏捷。

多多益辦。陳王七步。不能過云。純自少稔聞此事。心竊慕之。嘗自言男兒不得一奉君命使四方。躬試詩三百於專對。亦既已矣哉。如或得見所謂朝鮮信使者。觀其儀貌。聽其言論。又以文字周旋其間。尚亦可以攄鬱悒矣。歲辛卯。屬朝鮮使來賀。先朝新政。純喜以爲得時。不圖館吏持法之嚴。不許山林之士。輒投一刺。即欲爲舍人掃門。不可得也。悄然焦心。愈益感慨切齒。今茲信使復來。則天假良緣。俾純等得造階下。瞻仰德範。且承其記室姜耕牧公者。以文事推

愛鄙人。夙昔所願。今而得酬。是何幸也。雖然。若純者。蓋辟諸斥鷃而希大鵬。一旦見上國人物儀刑。過乎所聞。心甚羨之。退而語人曰。吾今而後。知夫桑弧蓬矢之不爲虛設。嗚呼。士可以無四方之事乎。若姜公誠士而卒。男子之事者哉。吾輩欲一效其所爲。將以何時邪。吾所以感慨切齒者。猶不能已也。姜公竣事將還。因爲左右誦此言。

送朝鮮成書記序

自古文藝之士。徃徃好遊。其故何也。蓋以文藝之士。

必將有大述作。有大述作者。非廣其聞見。恢其志意。不足以濟其事也。夫六藝記傳。非不若是其博。學者苟閉戶下帷。錯躬几案間。耽讀不倦。積以歲月。可以坐而覽觀宇宙。又何待於遊哉。雖然。天下名山大川。不一而足。且以古今異政。遐邇殊俗。必足履其地。目覩其事。然後王霸之業。興廢之迹。記傳所稱述。有以驗其實焉。且如司馬子長之作史記。非所謂大述作者乎。若彼其所自叙。乃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庀因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及其為郎。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子長之所游觀。壯哉博乎。猶且論次其文七年。然後成其書。是其蓄思之所從來。豈淺鮮哉。不如此。不足以為不朽已。余亦好遊。雖未有述。而竊壯太史公之遊。故每讀其文。未嘗不為之悵然自恨。夫吾生于信陽。長于東都。冠而登富嶽。游乎平安。留滯浪華。過寧樂以歸。目所經。足所跋。來往不出乎千餘里。曾不及太史公所經十一。好遊云乎哉。朝鮮成嘯軒公之從聘使來

也。吾未知其雅素有無遊歷。惟此役。舟車所過。且五千里。而入異方殊俗。難測之地。雖君命有在。實亦非常之事也。余見而壯之。因謂之曰。嗚呼。公之遊。其無愧於司馬子長與。公還。其將有大述作。使吾生而見之。不亦快乎。余既拜成公於館下。又獻詩。獲不見拒。幸甚。故及其還。送之以此言。

送朝鮮張書記序

騶衍之學。古之所謂闕大不經者也。君子固無取焉。雖然。以今觀之。天地之大。人亦誰知其極。所謂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是先聖之旨。吾聞諸蒙莊氏。夫我日本。自衍之徒未之言。古者無聞。蓋其國雖不能如赤縣神州。而平地一方。環以裨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是焉知非夫衍之所謂八十一分之一。亦自爲一州者乎哉。夫其禮樂制度。雖不能盡行聖人之道。然讀其書。誦其言。學其文。明其義。負才懷術。以俟禮樂之作。施及黎庶。意非四方橫文之俗。所能及也。此雖由我民性。教之可化。道之易從。實二帝三王。餘波所及。而然耳。豈有他哉。且我神祖起戎衣。以武德統一

海內。廼考文古昔。以儒術爲政。遂戢干戈。橐弓矢于今百年矣。至憲廟好學崇儒。益立教道。由是文化大行于海內。則斯道之隆。在我日本。千古所未聞也。於是海內之人。蚤夜孳孳勤學。即巖穴之士。負笈尋師於千里之外。蓋始變戎馬之習。爲彬彬君子者。不啻薦紳大夫。其屬文類能去顛倒之讀。若吾二三兄弟。業皆以古人自期。其所修動不屑東漢以降。即五尺童子。恥稱宋儒。故吾黨之士。每相與尚論。輒慨然曰。苟以文學進。雖三代以上。猶可爲矣。而况今人乎。

是則中州與我所異者。俗習而已。言語文字。皆學之可能。天之未喪斯文也。仲尼不我欺也。其或欲移風易俗。使斯民爲三代之民邪。則有先王禮樂在焉。亦何難之有哉。顧非一介之士所能爲耳。夫文章之陶斯民。初不以方所異教。况我與中州相去不甚遠乎。則亦何論地之廣狹。民之衆寡乎。由此觀之。我一州果如赤縣神州。吾有取於騶氏之言。惟朝鮮之於中州。則其被化。比我又有甚焉者也。今觀其奉使來者。毋論其咸蔚乎文章。自其容貌間雅。威儀棣棣。以至

身之所適。口之所甘。宛然中州面目也。豈不美哉。吾幸親見其人。有審乎其儀刑。且載歌賡和。言其志。又佻毛穎。談論移晷。兩情相投。目不睹爲異邦之人。至使朝鮮與我。猶之一區中也者。此豈非先王同文之治乎。亦豈非騶子以九州爲一州之謂乎。吾益有取於衍之言云。今將別張公。故以此言告之。

送朝鮮鄭裨將序

烏虜。鄭菊塘公者。誠文武全才哉。夫余以十月六日。佻雨芳洲。以見朝鮮學士及三書記於公館。于時鄭

公亦在焉。吾未知其何人。且起相揖。尋得姜張二書記筆語。乃詳其人本儒。而嫻辭翰。善詩。視其服。則武弁。問其官。則裨將也。余書姓名以自通。因贈以詩。與余同行者亦皆然。公和答吾曹詩。皆徧。每篇未嘗設稿。而捷如影響。及成。又佳甚。烏虜公之於詩。其猶淮陰用兵。多多益辦也。與公之文才如此。而於此役。又能當武禦之任。非文武全才而何。然公豈好武之人哉。意其才有所兼。而不自掩耳。余觀公為人。風流蘊藉。真薦紳家人物也。當其為詩。從容閒雅。不勞思索。

其出如涌。宜乎終日倡酬。而人未見其倦色也。夫公之於文事。固卓絕之能也。而其好之亦篤矣哉。古稱倚馬作檄。橫槊賦詩。惟公有焉。不知者乃以一武弁視之。吾獨為公惜。雖然。將帥之為任。亦重矣哉。所謂立功異域。以取封侯。文士之所不能。班超之所以投筆也。一介之士。尚以是奮志。况既為將帥者乎。則武弁何為公之累耶。夫士君子之立身。入則相。出則將。莫此為榮。人亦孰不願乎。所患者乏其才耳。以公之才之能。則將相皆在所宜也。國人將跂而望之。余與

公有邂逅之雅。深愛其才。臨別不勝戀戀。故以此祝公前程。因爲序以貽之。

送稻留子善序

余嘗從大通師者。受華音。師禪者也。而好游。海內諸勝地。無不尋究。一日師言之。西海之地。爲州者九。成都邑者。大小亡慮如千。觀其風俗。莫如筑陽之美。余既信其然。蓋筑陽。吾祖先之國也。余聞之矣。夫其爲州。古者置都督府。謂之太宰。鎮西之政出焉。且建學官於府中。令鄉里子弟。受業於庠序。當時公卿大臣

後先爲是官。固宜有宣文教於其民。如文翁治蜀者焉。若管公道真。江君匡房。意其巨擘也。與此其化之所從來。豈不遠哉。學官基址。于今猶存云。近時貝損軒先生以儒術仕其國。博聞強識。卓然海宇。從先生游者。曰竹生。曰稻生。其翹翹者也。而稻生最少。蚤以文才知名。以授其嗣君經。留東都數歲。時時與吾黨之士游。吾黨之士。亦皆揄揚不措。夫余未識竹生。而見其所著文。於稻生。則不啻覩記其詩若文。而又識之審。觀是二子。乃見貝先生之得人。與其養才有方。

矣。傳有之。蜀故辟陋。有蠻夷風。自文翁始。倡學其人。乃好文雅。後來長卿子雲。孔明之徒。皆其產也。此非文翁之化與。夫筑陽之爲善國也尚矣。然文學之稱。二公之後。寥寥無復聞焉。曠數百年。有若貝先生作。則二子自先生橐龠出。其才又足以有爲。時哉在茲。若能夙夜修其業。以究來者。則後進英髦。亦將自二子橐龠出。其所成才。其所廣業。其所立功。寧可測度乎。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唯在斯文。此固二子所宜自任。而余亦以此望於二子耳。今屬嗣君之

國。稻生將還。尚少。余冀其異日有爲。使筑陽人興於文學。必之子之功夫。則奚翅所謂長卿子雲孔明之爲。余雖卑辱。欽慕先世所出。而喜其能生育人才。故壯稻生此行。而送之以此言。

大醫養安院同齋越公八十壽序

洪範所敘五福。一曰壽。自古有盛德大業。施天下。傳後世者。未有非壽而能成者也。壽之時用大矣哉。然人生有壽有天。是果有數邪。無有邪。若爲無數。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則不能安於命矣。若爲有數。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何世之壽者每寡。夭者每多乎。無論夫  
欲欺度。縱欺禮。以速戾于厥躬。兵馬刑焉。不能全首  
領者。即講詩書。譚禮樂。動輒道古。號稱士君子者。往  
往坐不克淑。慎其身以致疾。中歲而斃。乃若幸而耆  
老。耳目鼻口。皆失其官。四體不用。起卧不安。神思昏  
眊。非復平生之人。賴妻孥之扶。與藥餌之助。以僅保  
其殘喘。是其不凶短折者幾希。余觀越同齋公。矍鑠  
一丈夫哉。公家以醫爲官。不啻三世。而世有令名。公  
又前以藝事擢侍。憲廟二十有餘年。未嘗一日離

側。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同齋公有焉。憲廟  
亦嘉公勤勞。累益其祿云。公爲人溫溫長者。好學至  
老不倦。其於方伎。雖曰專門也。實公研精所到。非如  
他名家。徒受箕裘。終身不知矩矱。公所能治病。及所  
爲治病死生驗者。當自有其書。何假吾言哉。余惟醫  
者將治人。思治人。不可不知所以自治。其必四體強  
健。耳目聰明。心神清肅。然後望聞問切。可以得病情  
矣。則同齋公其人也。惟其自治。是以治人救其夭死  
札瘥。使之保其天命。彼其賴公力免夭死札瘥。以全

天命者。必將稱願。然曰。公其壽。公其無疾病。公其無  
憂患。然公之得年與否。及其有無疾病。有無憂患。亦  
有天命焉。國人特稱願云爾。豈能俾公壽而無疾病  
無憂患哉。既公悉如國人所稱願。則天實大公德。聽  
國人報以介福也。明矣。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豈  
不誠哉。公名某。其家督曰君瑞。又好學。不啻修故業。  
而心醉斯文。且其志欲不朽其功於千載。其所撰著。  
率與古人爭雄於中原。世之操觚者流。未易當其鋒。  
偉哉。異日恢弘先德。宣揚家聲者。必斯人矣。夫以二

百年闕閱。而不隳門風。如越氏者。固鮮矣。况同齋公  
之賢。而副以是子乎。此人之所為。羨於公。非徒以其  
壽而富而康寧而已也。其可不賀乎。今歲辛丑。公甫  
登中壽。猶尚健飲食。以孟陬中九日。覽揆之辰。張宴  
於堂。余於公未有久要。以君瑞好為布衣交。繫賤名  
諸子下。故作此以應其徵。

記

繼橋記

東都之東。入下總州。四十里所。其地曰繼里。因橋名

也。繼之爲名區尚矣。自山赤人橋蟲生。歷世詞人皆詠歌之。何詠歌。詠歌氏胡。氏胡者何。女子名也。曷爲詠歌氏胡。其說未詳。以里人所傳。氏胡早喪母。繼母不慈。氏胡事之孝。繼里瀕海。井水皆不食。唯有一井。寒泉可食。氏胡日汲焉。以養繼母。有少年見而從之。闕。其人就闕。氏胡家者數矣。繼母覺之。以爲盜。而氏胡爲之內應。於是毆氏胡。辭弗釋。毆之幾乎死。氏胡乃走自投橋下而死。里人哀之。取而葬之。封土樹松以識之。謂其橋曰繼橋。謂其井曰繼井。以懲繼母之

驛路悠悠村路斜。弘明寺畔是君家。經行堪詫山川勝。况乃杯中醉菊花。

擲筆松下同東壁吹笛。山井生存焉。偶有貴婦徒從甚衆。自東都來遊。餽茶果以犒我三人者。東壁戲賦一絕。余和之。

擲筆松風入客裝。更逢擲果笛聲傷。據牀却愧將蓬累。準擬車中白面郎。

建長寺

松寺深沉鎖薜蘿。杖藜相訪試經過。高樓鐘響紺園

晚。滿目悲風落葉多。

圓覺寺

門外潺湲溪水流。鹿山風景不勝秋。上方終日無人語。落木蕭蕭送客愁。

賴朝故宮

獨騎鷹揚定大東。千秋霸業壯關中。繁華銷盡青山下。禾黍離離戰晚風。

故東光寺墟有地牢。兵部王護良囚且死所也。有感而作。

視之。無有向背。遠而望之。人未見其峻險也。自圖書所載。蓋未有可比類者云。是豈非特異與。有義勇師者。峽人。浮屠也。姓高山氏。與余素相善。歲甲申。夏。勇師將省其父母於峽中。謂余曰。吾知子好遊也。今子不欲登富嶽乎。即欲之。盍與我偕。我且為東道主。余曰。偕哉。六月己巳朔。越戊子。黎明發東都。道多麻。抵駒城關下而宿焉。己丑。早出關門。過小佛嶺。徑相地三十餘里。而入都盧。是謂郡內。有都盧河焉。勇師省其姊於巖殿。巖殿者。故武田氏之臣小山田信重之

春臺先生文集 卷之九 文苑  
邑也。信重嘗城山上而居云。基趾猶存。山中有神祠。主其祀者道士。廼勇師之姊夫也。信宿而行。辛卯。抵谷邨。郡內之治也。勇師之兄。仕爲邑宰。勇師省之。遂行。到暮地。里。得勇師之家而主焉。是日也。雨。午後雨止。自谷邨至暮地。二十里而近。至則日方下春。暮地去富嶽。不能數十里。而其間無有丘山爲之屏障。於是雲散天霽。富嶽當牕戶而屹立。矯首望之。翠靄射眼。秀色可摘。始視不見其高。且相去尚遠。譬如培塿。在數十步之內。一舉可到。漸見其峻。嶒插天者焉。且

其崎嶇曲折。殆可以詳之。其與平昔在東都。望諸數百里之外者。豈不萬萬哉。余謂勇師曰。既已至此。不宜遲留。請息足一日。遂行。勇師曰。可也。越翌日。壬辰。又雨。累日弗止。重陰冥冥。流潦縱橫。雖林泉在數里內者。尚不得尋討。且地乏佳味。麥飯之外。時噉麩。銜杯酒於茅屋之下。以消日而已矣。七月己亥朔。越翌日。庚子。乃得晴。余與勇師喜而相謂曰。可。因趣治裝。辛丑。早發暮地。與勇師之弟。及一鄰人俱。一奴裹糧。齎酒以從。主人送以二馬。皆有馭夫。余與勇師騎之。

西南行十餘里所得一聚落曰吉田。有富嶽廟焉。木  
華表甚高大。署曰三國第一山。皇子某沙門書云。廟  
頗壯麗。過此西披荆榛行二十餘里。其地名鈴原。有  
廬舍十餘所。皆具飲食以待客。過此入大麓。余與勇  
師舍馬而徒。茂林翳鬱。徑路崎嶇。上有枝柯交加。藤  
蘿蔭翳。下有神木梗塞。根抵偃蹇。仰恐拘礙。俯恐蹉  
跌。或偃僂。或跳躍以行。可十里而得一佛閣焉。乃祀  
役小角所也。俗謂之室。中有僧守之。上下山者皆偈  
于此。過此而上。猶行林中。塗則漸峻。又可十里所。林

盡而岵矣。岵岵之際。俗謂之中空。山下之民。於此爲  
倚廬以待客。是日向晚復雨。比至中空雨甚。日亦暮。  
乃投宿廬舍。舍葺以蓬。甚矮。偃而入。藉以柴席而坐。  
於是人各出所齎糗糒餅麩酒漿。任意食飲之。然後  
枕肱而卧。屋漏。則以笠蓋首。襜褕蓋身。夜寒。且寢不  
安。故雖體實疲而弗能寐。輒轉反側以待旦。壬寅天  
晴。遂行。自中空以上。無復草木。唯有石楠。叢生高數  
尺。徃徃而在。巨石巉崑。塗愈益峻。土乾燥。色赤如焦。  
循岡度嶺。邈迤而躋。愈躋愈峻。山上無水。行客乏飲。

有齋水者。民於巖側爲倚廬而賣飲。乃雪水也。客患渴者就而求飲。一椀直數錢。自中空之上十餘里而得平處。可以息足。有池焉。周匝數里。中多製魚。過此而上。巖險不可言。曾喘口渴。蹙跚焉。勃率焉。前不顧後。魚貫而行。又十餘里而盡。則絕頂矣。八峯環列。若芙蓉狀。中一大坎。是昔出火颺煙者也。臨之不見底。有氣如霧。客多投錢於其中者。坎上嶺道。崎嶇尤甚。一登一降。旁臨深谿。或緣巖角以上。或跳躍以過。或者梯之。或者梁之。衆相扶持。前者唱于。隨者唱喁。乾

喉焦脣皴。蹙蹙以行。蓋周行十餘里而復故處。于時天晴。四面無雲。日方禺中。自嶺上而四望。薄海內外。可一目而盡也。特恨無離朱之明耳。觀其衆山在數百里之內者。譬猶登丘陵而瞰田壟也。不能復審其大小高下也。於是乎同人坐石上。而酌酒以助疲。因皆題名字於巖側。余獨賦五言詩以自娛。訖則首歸路。降非登之所由也。其爲道也。比向者不甚艱險。而峻則甚焉。且也沙土。搯攔。隨履隨頽。足下如流。可走下。不可徐步。故唯降者由此云。不食頃而盡二十餘里。

比登之艱。其勞不特三之一。於是還反中空。則亭午矣。過廬而惕焉。遂下行。復過大麓而抵鈴原。就前舍而息。且食飲焉。下山至是。則險阻既遠。無復烈風雷雨之虞矣。同人因皆逞顏色欣然。相勸以酒。乘醉趣行。從故路還暮地。曛黃至高山氏。主人問故。具以答之。主人曰。吾聞之。凡高山之巔。陰晴不常。風雨暴作。况乎富嶽之高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太山之雲不膏。俄爾而起。則六合宵冥。加以急雨如寫。大風飛沙礫。客若遭之。跬步不可行。且沙礫撲面。或立而顛仆。

或轉谿谷。莫知死所。即幸而免者。尚多昏眩卒倒。故遊客見風雲之起。則旁尋廬舍而投之以避害。舍人則乘急索錢。此遊客之患也。是故登富嶽者。至山下必占陰晴。必待天色晴朗。四無雲氣。乃可發。然山中事猶不可必也。此登嶽之所以有遇不遇也。今公等一發至崔嵬。究覽諸勝而歸。可謂遇矣。我是用賀。余曰。然。余少在東都。每望富嶽於數百里之外。而願一遊陟。非旦夕矣。今年何年。今日何日。迺得酬平昔之願。無復遺憾。雖曰天幸。實亦主人之賜也。敢謝嘉惠。



是夕也。沽酒而張宴於高山氏。高歌談笑盡歡而罷。翌日癸卯。又雨。余與勇師高枕而卧。因相謂愈益喜昔之遇。於是息足三日以得晴。甲辰乃晴。乙巳天色甚佳。余乃見主人而告辭。遂與勇師同發高山氏。從谷邨城下。過猿橋。涉都盧河。抵芳野驛而宿焉。是驛也。西距暮地百里所。而東去武都百餘里云。丙午。早過小佛嶺。而入駒城關。薄暮歸東都。

紀元弘上皇還自隱島。栖船上。隱人伯人戰于船上。

元弘上皇已囚於隱島。判官源清高守之。是時畿內未定。加以西南諸州間。豪傑崛起作難。報使接踵。高時方遣諸將禦之。且謂作難者必將有所覬覦乎上皇。迺申戒清高固其守。清高益募其族人。及郡縣吏卒。守之。亡晝夜愈嚴。歲壬申。閏二月。下浣。族人義綱在直。忽思洵洵者。天下皆是。豈翹人心。吾何以取上皇以叛。無繇言之。一夕。上皇使侍女行盃。屏人飲。義綱頗驩。義綱喜得間。因以密啓。鄉者楠正成奉詔。圖張皇綱。業已城金剛山。效死守之。東兵百萬攻之。數

旬不下。而備前伊東氏據三石城。以塞山陽道。播之赤松氏奉大塔親王令舉兵。略地至攝。三千騎。栖摩耶山。豫之士居氏得能氏偕作難。長人航海伐之。不克。長督府平時直逃亡。由是阿讚豫土之兵。畢屬二氏。二氏且欲擡巨艦。渡海來取陛下。或曰。二氏乘勝。將先進兵平安云爾。凡如此者。是天之所以祐陛下。而事將集也。願陛下及時早圖。若然則宜以臣直日。而竊逃潛行。至千波津登乎舟。逗於雲伯之間。依一豪族好義者以俟臣。臣義綱當陽爲追之者。舉兵赴

行在效忠。陛下願勿疑。侍女以聞。上皇喜。尚且慮其詐。以爲試而後可。乃以其侍女賜義綱。義綱大悅。愈益思所以報之。愈益盡心。以間言事者數矣。於是上皇信其不貳。乃許以其所請。曰。汝宜先往雲州。誘族人可與共戮力者來迎朕。義綱之雲。其族鹽冶氏者。反拘之弗還。上皇待義綱久之不返。惑之。然事已泄矣。亡奈之何。乃決筮以三月廿三日夜遁。僞爲宮人。月滿出宮者。御宮人所乘肩輿而出。近衛少將忠顯從。人莫能識也。業出門。舍輿而徒。慮人見恠。且無昇

夫也。貴人故不習徒行。昏夜跋莽蒼。艱甚。慮有追者也。不容已已。行可若干里。得一村落。扣人家門問津焉。其人見而憫之曰。自是至千波津。可八里而遙。且多岐。貴客恐失路。臣請導之。負上皇以走。亡何抵津口。時五鼓一點也。遇伯人商者。將還棧。艤舫者屬焉。既登船而後。其人辭去。迨乎上皇復位。詔索之。亡復應者。跡之不得其處云。少選天明。掛帆發船。船主目屬上皇。不措。意其非常人。頓首請曰。自非貴人。不幸流離也。吾儕小人。何以得供貴人船。閭里之榮。小人

之幸也。願明告以所之。忠顯察其辭色。似不貳焉者。謂匿之非計。合船主前。覆耳之言曰。汝既已識貴人。我不敢隱。是乃上皇出隱島幽宮。將還京師也。汝抵舟於雲伯間。異日事濟。上必重賞若功。船主大悅而曰。敢不奉命夫。已行可二百里。忽見十許帆影。參差乎出其後。來甚駛。寢近而視之。乃清高所遣人乘艤。艤追上皇者也。衆惶甚。船主遽隱上皇并忠顯於牀下。裝鮑魚其上。衆俱搖櫓齊歌。若弗以爲意者。亡何艤及之。覓上皇并忠顯也。不獲。以爲非是。問船主

春臺先生文集 前集卷三 十一  
曰。見亡人乎。對曰。疇昔夜分。覩一船發千波津者。載  
二貴客焉。其一戴冠。其一著烏帽。度先我可十里所。  
緩則不及矣。其人曰。善。遂行。衆咸心降。既又有艨艟  
百餘艘來。捷如飛。度不及者七八里。必清高所自乘  
者也。衆大危之。又會風稍緩而船弗前也。舟人皆惶  
怖。不知所爲。上皇迺懷出佛舍利。投之水。以禱海神。  
須臾風復起。船遂東抵伯之名和津。艨艟則皆飄颻。  
不知其所如矣。忠顯上岸。見里人而問邑著姓。對曰。  
有名和長年者。雖不甚顯。家富族盛。其人又任俠。乃

使人謂之曰。天子聞汝名舊矣。方今逆賊滔天。大駕  
蒙塵。邇竊出幽宮。幸此海濱。以圖恢復。思欲召汝衛  
行在。汝其能應詔者否。長年時集族人。大飲于堂上。  
受旨心動。顧望左右。未有以對。其弟長重前曰。窮人  
所恤。名士所欲。恤窮仁也。揚名智也。夫白龍魚服。窮  
而求人之恤。窮孰大焉。則恤之。仁莫大焉。我等小人。  
親奉天子之命。名莫揚焉。一舉兩得。即死亡悔。又何  
思之有。長年大悅。族人莫不稱善。長重曰。吾先往津  
口。迎大駕以入。栖諸船上之山。諸君來會。急身甲而

出。比至津。族人及之者五人。倉卒無輿。輦長重乃用  
新薦藉甲背。以負上皇。偕族人擁入船上山。長年則  
使人徇里中曰。官人將有事于船上。能輸其倉中粟  
一石者。與錢五百。里人五六千響應。競運恐後。崇朝  
而粟五千餘石盡矣。然後捐財火其宅。從騎卒百五  
十入山捍行在。族有七郎者。裁所藏白布五百端爲  
旗。刈松葉熏煙成文。鄰州諸大姓旗號皆成。以樹之  
林莽中也。廿九日。清高以騎卒三千追上皇。抵山下。  
望見山中所樹旗。繽紛如雲。以爲州郡多應者。狐疑

不敢前。山兵亦不輒出。時時自陰處發矢。清高族人  
彈正某將一隊在後。忽中流矢以死。其兵五百潰散。  
而佐司某將兵八百。由間道襲山後。未至而降。清高  
皆不知。尚且進兵挑戰。戰酣而日將沒。俄頃天陰。風  
雨雷霆。隱之兵咸號號失容。長年令兵駢肩齊發矢。  
隱之兵爲之辟易。迺與弟長重長生。皆短兵進擊之。  
隱之兵千餘人盡走。轉溝壑死者過半矣。清高遁歸。  
隱人叛。拒諸津口。不得入。遂浮海。由越之敦賀而入  
京。從尹平仲時死于江之番馬。自船上之役。名和氏

克隱人。而雲伯因諸州。靡不服從。厥它石作備藝間。豪族及南海西海諸州人。不招自來。王師愈張。終復舊物。當此之時。文武諸臣勤王者。不數人而足。然上皇還自隱島。所以車駕無虞。則長年之功居多矣。當艤觸泊名和津也。微長年殆矣。

門人宮田明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之三

終

